

流浊涕,不闻香臭,头痛头晕2年余,叠经中西医疗无明效果。诊得苔薄黄,舌红,脉细数,证为肾阴不足型之鼻渊,予服六味地黄丸,每次9克,每日2次。服药1月后显著好转,再服1月症状全无。随访3年,没有复发。

三、藿香正气丸治疗恶阻。藿香正气丸芳香化湿,解表和中,适用于外感内伤多种疾病,但用它治疗妊娠恶阻古今方书未见记载。我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部分恶阻患者有口腻纳呆,恶心呕吐,头晕困倦,苔白厚腻,舌淡,脉滑等一派湿阻中焦之征,其与藿香正气丸主治十分合拍,于是我就大胆使用。20多年来治愈百例,且未发现毒副作用。仅举1例:

徐×,女,25岁,1986年6月26日初诊。停经2月,化验检查为早期妊娠,近20天来恶心呕吐,脘腹满闷,恶食,怠惰嗜卧,舌淡,苔白,脉滑,诊断为妊娠恶阻(湿困脾胃),嘱服藿香正气丸,每次6克,1日3次,连服5天,诸症悉除。后足月生1男婴,母子都很健康。

江苏省涟水县中医院 周玲

桑叶止虚汗透邪汗辨析

桑叶功用甚多,自《本经》而下,论其调汗则有止虚汗、透邪汗双重机制,但今多以桑叶透表,而忽略其止汗作用,不免有些偏颇。笔者重温后认为,桑叶止虚汗、透邪汗二说应当并存,特辨析如下。

一、止虚汗。据《丹溪心法》:“桑叶焙干为末,空心米饮调服,止盗汗。”止汗机制如《本草经疏》:“桑叶甘所以益血,寒所以凉血,甘寒相合,故下气而益阴,是以能主阴虚寒热及因内热出汗。”明·李时珍、清·吴仪洛皆遵此方。《本草从新》桑叶条附案治愈一僧人患盗汗二十年的顽症,可参。因盗汗症的病机是虚火内炽,迫津外泄,伤阴化燥,致虚阳偏亢。故桑叶“益阴”必能配阳,调以米饮甘平和中,大助桑叶益阴润燥之力,且“焙干为末”焦香益胃,“空心”时服可取速效,使风熄火静,虚阳内潜,汗孔自合。

二、透邪汗。据《重庆堂随笔》:“桑叶虽治盗汗,而风温暑热服之,肺气清肃,即能汗解……由于肝热者尤为要药。”说明桑叶能肃气,清肝热,由止虚汗而及于透邪汗,清·吴鞠通创桑菊饮可谓标榜之至。桑叶入于辛凉宣透药队,旨在撤阳以“救阴”,正中风温袭肺,易于耗阴,汗出不畅的病理特点,使汗出有源,透邪外出。

综上所述,桑叶调汗,一以“汗止”见效,一以“汗解”见长,一治内伤正虚,一治外感邪盛。此说是否

矛盾?若以其止汗,则与外感汗出不畅病情不符;若以其透表,则又与内伤汗出不止病情难合,似乎互相矛盾。然而论其实质,涉及下述几点:其一,二者病情虽有虚实之异,而病性同归于热,只是程度不同。桑叶轻清性寒,而非大苦大寒,虚热得之则内潜,风热得之而外透,故不分虚热、实热,皆可随汗调之。其二,该药用于正虚可益阴以配阳,用于邪盛则撤阳以救阴,使阴阳调和,故汗出不止者止之,汗出不畅者畅之。其三,汗为心液,肺主皮毛,肝反动风,而桑叶苦降能清心火,轻宣能通肺窍,润燥能平肝风,故得桑叶内风能熄,外风能散,虚汗可止,邪汗可透。其四,桑叶气味芳香,善行肌表,如司汗窍,开阖得宜,有定位作用。其五,桑叶入于经隧,一由外向内以敛不足之阴液,一由内向外以透有余之阳邪,可双向调节。因此,桑叶止虚汗、透邪汗,并非矛盾之说,而是统一在肃肺气,清肝热,益阴润燥这一总的调节机制之中。

湖北黄石市黄后港区卫生院 吕振卿 卢祝东

云南白药治疗久治不愈 溃疡有效

云南白药在治疗外伤性出血等,已有悠久历史,但用于创伤引起溃疡的治疗,还未见有报道。

笔者采用云南白药粉外敷创面溃疡获非常满意效果。

病例介绍:杨某,男,34岁,1986年4月10日,不慎左手食指第1~2指关节掌面被机器挤压伤,掌面肌肉组织2.5×1.5厘米压碎。因当时清创不彻底处理不当,虽经全身、局部用药,溃疡面仍长达四月之久不愈。检查:左食指掌面第1~2关节处见3.5×2.5厘米溃疡面,边缘欠整齐,表面呈凹陷性溃疡,脓性分泌物多,创面被坏死组织形成的黄白色“假膜”复盖,周围皮肤色素沉着,略硬,由于长期纱布包扎食指活动受限。X线照片未见死骨及病理性骨折。治疗:溃疡创面用双氧水、生理盐水清洗,对不易除去的“假膜”及老化组织用消毒无齿镊夹取或用刮匙轻轻刮掉,外敷云南白药粉。

换药二次后创面脓性分泌物显著减少,一周后,四周长出新鲜皮肤,创面清洁,肉芽组织红嫩,溃疡面逐渐缩小。二周后溃疡面全部愈合,表皮平滑如常,指功能活动自如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三五一部队后勤部卫生所
卢祥喜